

6点在上海
9点已在杭州办公室
让酒店、麻辣烫和出租车告诉你
蚂蚁是怎样炼成的

灯火西溪路 温暖夜归人

本报记者 张云山

3年前,蚂蚁搬入依山沿水的西溪路Z空间。入夜时分,大楼的灯火照亮了昔日的“南宋古道”。西溪路也成为与北京西二旗、上海张江相提并论的创业福地。

不久前,蚂蚁上市消息甫一公布,更让外界对大楼里的蚂蚁同学充满了好奇。钱报记者深夜探访西溪路上的蚂蚁Z空间,看看夜晚的蚂蚁到底是什么模样。

从上海到杭州 他在这里找到了家的味道

10月26日晚上9点半,黄龙体育中心边上的足球场上灯火通明,两支队伍正在激烈搏杀,场边站着200多个观众,还有身着短裙的拉拉队助威,很像大学里的系队比赛。

“多好的机会啊,都没把握住。”坐在场边,一边拔出护腿板,一边脱鞋子的臻里有点遗憾,他所在的蚂蚁数字金融队,只获得了第四名。他背着双肩包,穿着拖鞋,走出球场。

回到心隅酒店777房间,臻里冲了个澡,来到门外的公共休闲区,搬来了一块黑板,几个小伙伴已经赶来,一边吃着水果,一边开个临时会议。饿了大家就点个外卖一起吃。

两年前,臻里还跟50个小伙伴在上海做一家创业公司。后来,蚂蚁集团伸出了橄榄枝,他们成为了蚂蚁的一员。他每周都把上海公司的事情安排妥当,周二到周四在杭州蚂蚁总部工作,周五回上海。

“我们是半路加入蚂蚁的,之前是创业团队,但我们感觉,蚂蚁除了体量大,本质上还是一家创业公司,跟我们很合拍。”他感觉阿里文化其实比较纯粹,他开的小组会,如果半小时还没结束,直接会让人回去好好想。他说:“你有什么观点,直接列出一二三,大家辩论一下,没必要浪费时间。”加入蚂蚁大家庭两年,50人的队伍,只走了一个人。

蚂蚁开出的薪酬是一方面,更重要的是,他们在蚂蚁做的是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。“我们创业也是为了创造价值,现在融入蚂蚁,做的事情很有趣,还很有价值,谁会拒绝这样有乐趣的好工作呢?”

臻里的团队,平时不打卡,也不提倡加班,全靠同学们的自律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目标,完成了就认真生活。“我们刚进来的同学,也可以跟我辩论,几乎每天都在吵架,讲出自己的想法,一条条写下来分析,有道理就按照你的来做。”臻里感觉蚂蚁的管理很扁平化,效率非常高。

蚂蚁的人都相信快乐工作,认真生活。臻里说,蚂蚁的工作很艰辛,但绝不是那种机器人式的生活,他一般高效率把活干完,再去爬小和山或西湖边走一圈,这两个月,他瘦了20多斤。



人还没到外卖已送到酒店,蚂蚁女同学爱“顺”刘海贴

西溪路546号,距离蚂蚁Z空间400米的心隅酒店,是很多蚂蚁出差人的最爱。

10月25日晚上11点多,亦妃拉着一个行李箱,出现在酒店大堂。3年前,她从一份稳定的工作离职。当时,她同时拿到了两份offer,蚂蚁给的薪水比另一家要低一些。“当时招聘我的主管说的一句话让我选择了蚂蚁。他说,我相信这份工作一定会给你不一样的挑战和空间!”

亦妃的工作状态基本是上海、杭州两地跑,每周在杭州待两三天。“现在交通发达,沪杭之间感觉没多少距离,我早上6点从家里出发,9点就坐在杭州办公室,和从郊区去上海市中心上班差不多。”几年下来,亦妃积下了几千张火车票,对虹桥火车站和杭州东站如数家珍。“晚上打车可以停在P10停车场,不堵车。”

每年的“双11”、“五福”都是全员ALL IN的时候,这时候亦妃通常选择先在家陪孩子吃个晚饭,再赶晚上9点的火车来杭州,到酒店基本11点多。第二天一早,吃个早饭,顺手“薅”上酒店黑色的刘海贴,去步行5分钟之外的蚂蚁Z空间办公室。因为早上没有时间打理头发,很多女同学直接贴着刘海贴就出门了。亦妃笑称这是因为“程序员们不值得”。

“心隅的房间很抢手,如果不提前三四天预订,只能靠临时捡漏了。”亦妃说,她喜欢双人床房,可以跟同事“拼房”,晚上一起交流工作,还可以一起追剧、聊八卦。和所有年轻女生一样,亦妃和同事们都有无数个钉钉“薅羊毛”群,迪斯尼拼群、医美拼群、内购群,当然少不了那个叫“毛不易”的增发液团购群。

边上的酒店大堂经理都有花名,凌晨入住的客人更多

离蚂蚁Z空间近了,心隅酒店也沾上了蚂蚁的气息。大堂经理艾文说,现在酒店共77间房,工作日几乎没有空房,双休日倒是空房比较多。这跟一般双休日更吃香的酒店不太一样。“住店客人70%甚至接近80%都是蚂蚁的员工,他们直接走协议价,相当于他们的宿舍了。”

艾文说,蚂蚁的同学给他的第一印象是,素质非常高,他们住过的房间损耗率很低。另外,蚂蚁的员工一般都是凌晨或者早上五六点钟来住店,尽管早早定下房间,但睡不了几个小时。

艾文有时候也会碰到加班回来的蚂蚁人。有一次早餐,有一个蚂蚁同学因为太累,居然吃

着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。“有的同学,回来眼神都透着疲惫,第二天一早又精神抖擞出去了。”

酒店住得久了,很多员工也不把酒店当外人,洗漱用品、大瓶的洗衣液、洗洁精,都寄存在前台。下雨时,还会电话酒店员工送伞。“他们也把我们当朋友。”艾文说。

酒店的生意也随着蚂蚁的搬迁而有所起伏,支付宝早年在黄龙办公的时候,周边的亚朵和假日酒店,常年一房难求。搬到Z空间后,边上的心隅和君亭又成了热门酒店。蚂蚁集团刚在之江拍下了一块地,艾文说,老板也想去看看,那附近能不能开高端酒店,就怕找不到合适的楼。

楼下的麻辣烫,点双倍加麻加辣的基本都是蚂蚁同学

在蚂蚁边上的林小鹿麻辣烫,晚上8点半,叫号机显示已经到了180号,意味着至少200多份麻辣烫卖出去了。

“我们平时晚上9点下班,周末晚上8点半就关门,因为靠近蚂蚁,大多数生意都围着蚂蚁转。”店小二孙运一边点单,一边告诉记者,工作

日店里能卖180份左右,双休日可能只有40单。

店里主打慢熬了10个小时的高汤麻辣烫,平时卖得最好的是虾滑、芋饺丸、骨头煲。晚上8点多会迎来外卖高峰期。“碰到加麻加辣的,基本都是蚂蚁的同学点的,他们忙得差不多了,吃点口味重的麻辣烫,提提神。”孙运说。

出租车司机凌晨Z空间趴活,客人上车后经常打呼噜

作为干了8年的出租车司机,吉林人林海生每到晚上10点多,就往蚂蚁Z空间或者更往西的淘宝城去,因为那里大活多。

这几年,林海生深夜拉的蚂蚁人少说也有近千人。林海生说,很多蚂蚁人出差不分时节,有时候忙完了,赶深夜的红眼班机去另一座城

市。他拉的一位熟客,“上车双肩包边上一放,一会就呼噜声响起来了。”

每到深夜,Z空间附近都会停满等待趴活的出租车和网约车,因为大家都知道,这是蚂蚁人扎堆下班的时候。林海生感觉蚂蚁人有时候爱较真,想着改变世界,有点像在象牙塔的年轻人。